

北海这个镇为何有不劈烧柴头的怪风俗

明天顺六年(1462年),廉州府石康知县罗绅接到通知,要他到相邻的梧州府博白县曹村开会。尽管开会的地点是个无名村子,但会议却不同寻常。

较长时间以来,玉林、廉州、梧州一带大量流民落草为寇,在灵山、钦州、石康与博白一带四处抢掠。

广东巡抚叶盛派出官兵围剿,这次开的就是“剿匪”部署会。

从石康到博白曹村只有二百多里,因为土匪猖獗,早已商旅不通。罗绅和儿子罗鉴出发时不敢大意,带了数百人组成的民团。

这么多人马离城,难免会走漏风声。走到半路,罗绅接到报信,大股土匪正向石康县城进袭。罗绅自己继续赶去参会,分了一百多人,让儿子罗鉴领着赶回去守城。

罗鉴的队伍折回到一个叫岛木的地方,与大股土匪相遇。对方人多势众,罗鉴毫不畏惧,驱马上前,弯弓就射,手下也跟着一齐冲锋,对方蜂拥相迎。

以寡敌众,射光了箭的罗鉴被土匪砍倒在地,割去脑袋。

虽然罗鉴战死,但是这场遭遇战却使石康县城免去了一场劫难。

知县儿子死于贼寇之手,这消息震惊一时。广东巡抚叶盛指示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,还派人从广州专程送来嘉奖令。祭礼则由合浦、石康两县合办,石康县“教育局局长”(教谕)主祭。

这段史料被记载在成化年间廉州知府刘烜的《石康罗公传》中时,距事情发生已过了二十多年。

刘烜感慨:那个时候,民生凋敝,盗贼势力日益猖獗,就算是足智多谋的人,也没有办法(当是时,人民日凋瘵,贼势日猖獗,虽有智者,亦付之无可奈何矣)。

“宁为太平犬,莫作乱离人。”虽然流民是被“逼上梁山”,但是他们大量沦落为匪,那些与世无争的升斗小民就再也没有平安日子。“僻在极边”的石康,“正统末以来,流土贼寇出没无常,人民十存一二”。

江西宜春人罗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到任石康知县的。在这之前,他曾任四川盐亭知县,留下了很好的政声。

虽然无力回天,但是罗绅“爱民之心不替”。面对匪寇肆虐的“烂摊子”,他“一心倦倦,夙夜不宁”,首先想到的是减轻税赋。

石康县原纳粮三千五百六十多石,合浦县纳粮六千多石。匪乱导致大量土地抛荒。罗绅将石康会同合浦的情况通过知府饶秉鉴禀报朝廷,将两县粮税减到了五千三百六十多石,减幅超过四成。

但受匪寇影响,仍无法耕作,民无所入,光减税显然解决不了问题,石康县境内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现象。罗绅又紧急向上级报告,开仓赈灾,使许多百姓得以活命。

石康县城西南边有个叫“鼓塘陂”的水库,因年深日久,堤坝崩塌,无法贮水。罗绅发动民众重新修筑了十几丈长的围堰,使农民得以引水灌溉,不再担心天旱。

儿子罗鉴战死时,罗绅在石康县已任职五年。他承受着丧子之痛,继续尽保境安民的责任。

杀死了知县儿子后，土匪的气焰更为嚣张，到处袭扰，把农民家里的耕牛全部抢光。罗绅筹措了一笔钱，安排人员去买牛，孰料回到半路，数十头耕牛竟又被土匪拦路劫走。

罗绅和“民团指挥”（甲总）盛逵带队，会同赶来的官兵与土匪展开激战。他冒着危险，亲自给被箭射伤的盛逵包扎。大家深受鼓舞，舍身奋战，打跑了土匪，将耕牛全部夺了回来。

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十月十九日，正值秋收，县衙民团已经出城护农收割，数千名大藤峡的匪寇突然闯到了石康县。

二十多名留守官吏和门卫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，流寇就冲了进来，知县罗绅和举人伍星奎，监生周泰、陈纪等成了俘虏。

四人被绑到匪寇头目面前。罗绅想让伍星奎等人脱身，假意对匪寇头目说，你们抓人不过是想赎金，要是把他们三人放了，赎金能得到更多。

匪寇头目听了罗绅的话，便释放了伍星奎等三人。伍星奎等误会罗绅是让他们回去筹赎金，由于事发突然，他们只筹到三十两银子，由陈纪等人急忙将银子送来。



一看只拿来区区三十两银子，匪寇头目破口大骂。罗绅对着送赎金的陈纪大声说：“国家派我守卫这一方疆土，城陷被俘，死就是了，有什么可赎的！”

匪寇还抱着侥幸心理，将陈纪等人放回去，要他们再筹赎金。

其实从被抓那天起，罗绅就开始了绝食。匪寇将他押到灵山县马踏村，看到送赎金的人迟迟不到，就对罗绅百般折磨，手段令人发指。罗绅嘴里一直骂声不绝，最后被虐待至气绝身亡。

匪寇离开后，一起被掳的张聪等人将罗绅的尸体带回了县城。县里最有名望的长者高斌带着男女老少到河边迎接，民众泣不成声，就像自己的父母去世一样。给罗绅作传的廉州知府刘炬称赞罗绅父子“子为父而死，孝也；父为民而死，忠也”，堪称“克尽臣子之大节”。

在罗绅父子殉难后，知府饶秉鉴曾立祠纪念。到刘炬任知府时，他应乡民之愿，在原来城隍庙的地方，重新建了一个“罗公祠”。

积年累月，风雨侵蚀，罗公祠得到历代任官的维护。明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，廉州府同知章诤重建倒塌的罗公祠；清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，合浦知县连圻做了修葺；到了乾隆年间，合浦知县廖佑龄又进行了扩建。

罗公祠一直香火不绝，屹立至今，罗绅在当地成了民众敬奉的神灵。

石康当地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：抗日战争期间，日寇飞机轰炸石康，人们看见罗绅骑着高头大马，将飞机扔下的炸弹逐一踢到江里。在日寇飞机走后，有人看见罗公祠里的罗绅塑像满头大汗，脚上的靴子也被踢歪了。

石康县在罗绅死后四年就被撤，并入了合浦县。

岁月悠悠，山河变换，罗公祠现已破败不堪，然而迄今在石康镇仍有一种习俗：如果灶膛里的木柴烧不完，取出后不能从中间将它劈开。原因是当年匪寇掳走罗绅等人时要不来赎金，而被俘的罗绅又对他们痛骂不止，在折磨罗绅的过程中匪寇兽性大发，残忍地将烧着的木头削尖了插入他的肛门，罗绅在万般痛苦中被活活弄死。

四百多年前石康知县的惨运，演变成当地民众不劈烧柴头的忌讳。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殉难的罗绅知县永远的崇敬和怀念。